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

十一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卷七

梅谿林堯叟唐翁標註

魯莊公上

公名同相公 母文

姜 勝 敵 古 曰莊

周 莊王四年魯莊公十一年莊王崩子

齊 宣王立莊十七年傳 上崩孫惠王立

鄭 子儀元年魯莊公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

魯 而納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立

齊 襄公五年魯莊公二十一年襄公弒莊九年

魯 齊是年魯莊公二年宋莊公卒子

魯 立莊十二年閔公弒弟相公御

讀正

晉 晉侯緡十二年侯緡之二十七年魯

公之十六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

公二十三年魯莊公十六年城

曲沃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

魯莊公十

七年武公二年 獻公佗諸立

衛 七年魯莊公六年齊納惠

公放黔牟于周莊二 五年惠公卒子懿

公赤

立

哀侯二年魯莊公十一年楚敗蔡師執其侯

以歸莊十九年哀侯卒于楚蔡人立其子

肅侯

魯侯

曹

莊公九年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
信公夷立魯莊公三十二年信公卒子昭
公班

滕

詳見隱
公元年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
林卒子宣公亦下

招

詳見隱公元年
及信公元年

魯莊公

項

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
項立莊公十八年邾子項卒文公遷除立

許

許叔入許五年即信公

許穆公新臣也

魯莊公五年即黎來

楚

實立莊十九年

莊公四年卒子文王熊
卒子堵敖熊羆立莊

二十二年能揮戮

堵敖代立是為楚成

五年遇戮楚成立十
楚至陘山○莊公

堵敖元年堵敖立
年齊桓公以兵侵

秦

詳見隱
公元年

吳

詳見隱
公元年

越

見上
註

元年春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

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

獨不可以享國而書也乎曰諸侯之嫡子

必誓於王莊雖嫡長也誓於王為國儲君

副稱世子也夫為世子誓於王為諸侯可

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其國即諸侯之

位即春秋繼而不書公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曰夫人莊公母也魯人歸

之故出奔內諱奔齊也

也也曰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

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

何猶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三法則傷母

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

也則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

為親禮也才以恩去其姜氏傳謂絕不

宜以非司寇而擯姜氏之不當以逆論也人

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

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歸人子所遂以全恩

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歸于魯例以孫書

何也與聞弑相之罪有如云而弗返深

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

何取而聖人錄十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

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夏單伯逆王姬曰單伯天子之卿來地諸侯

之故出奔內諱奔齊也

也也曰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

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

也于將嫁女子于齊既命魯為王故單伯送女不
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內女也
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婚尊
卑下敵也音善字

單伯者君之命大夫也
王姬使我為之主
也其不言如者穀梁子
為義不可受於京
師也君躬執於齊使
婚日與齊為禮其
義固不可受也
道矣

秋祭王姬之館

去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

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
去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

小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
喪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
主築公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
賈端本為或曰天王有

命固不可辭
館于京師上得尊周之

義為之築館于外
對居喪之禮奚為不
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

居苦塊此禮之大變也為之主婚是廢人
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
一書并書又并書
者其義以復讎為重
後世反子不可
忘君親之書故雖築
外不以為得禮而

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祭叔來錫相公命
相公卒子宣公并日也
祭叔周大夫也

桓公命若昭七年追命衛襄之次此追命之始
相弑君兄自立不請命而王追錫命故王不終

天
啖助曰不稱天王寵也以瀆三綱也春秋
書王必稱天所履者也所行者天道也
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討也今桓公弑君
篡國而王不能誅反旨之無天其矣桓無
王王無天其失非小也也與葬成風引為夫
人使妾並嫡無以異又一施之范甯乃
以出居于二事為證而謂非義

婚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
婚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

而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
以志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離之

音五
故任其二邑之音五
音五

邾郚郚者紀三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
以師遷之者見紀與守而齊人強暴
用大衆以迫之為屬魯凡書遷者自是而
滅矣春秋興滅國繼廢一則遷國邑者不再
貶而罪已見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
於餘丘

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尔其

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救鄭三軍服其威而寫氏不能明其罪能遏其惡公子翬

其賊未有不得魯主將專會諸侯不出入祀伐邾會師父矣故翬弑隱公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視而救仲惠伯不女之故哉春秋所書

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之服也故擅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

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

齊情而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

之喪而

人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會齊侯于糕糕齊地

冬十有二月

音灼

婦人無外事送迎不

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

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

姜氏齊侯之惡著矣

以制母乎夫死從子

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

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

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

門見兄弟不踰闕在丁今會齊侯于糕糕也故趙匡曰以病公也曰子可

其下况於國君君

不能正家如正國

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

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

人之注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莊公卒子閔公博立魯曰馮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謂魯大夫

穀梁子曰此公子溺其不稱公子何也惡

其會仇離伐同姓也名之也有父之讎

而釋怨其罪大矣况所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

左氏曰緩也天子而葬同軌畢全諸侯

五月同盟至大先儒或言天子不忘

至王崩至是也葬若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

不忘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

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酈入于齊季紀侯弟酈紀邑

敬也也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

白字也其之也

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

樂君以也故春秋之義秋逃者

必書奔有罪者也此今季不書奔則非竊

地也不書名則非也諸侯兄弟則書名

宋取秦鍼之類是也不欺則書字蔡季許叔

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

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迫強眾相陵天子

不能正方伯不能伐事齊請後五廟其

亦不得已而為之者罪也所以無貶乎

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滑鄭地公曰此書次之公約

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純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難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非也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患故書公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土命若其法儒則當褒其勇若春秋乃鼓亂之書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我如何爾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之氏文姜享齊侯襄于祝

于廟中禮也禮所以訓其儉也兩君相見享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鄭伯遇于垂

鄭伯遇于垂

忽歸于鄭是年地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彌弑忽立子亶十歲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八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儀衛術與剽是也突術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昔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魯術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術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八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

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
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
伯實為公也非子儀也

紀侯大夫其國以以季季奉社稷故不
言無不言迫逐故不言

凡六闕大雩大鬼而請大者譏其濫也大

無者志倉粟之竭也者土地人民儀章

器物悉委置之而不也或曰以爭國為小

而不為以去國為為之者也夫守天子

之上疆承先日義莫重為變而去之

也

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

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

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大王去郊之事

其可以無愧矣曰大王去郊從之者如歸市

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大王之可擬哉故

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

與其去而不存夫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

與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

侯之卒明其為君之卒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葬紀伯姬歸

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以與其者見齊襄迫

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始入在殯而不及葬

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葬之禮也而以為

著其罪何也哉嘗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

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

乎片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以

禮存季以義葬伯姬以仁惡以而非若惡秀

恐其亂苗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襄狩于禚

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

之敵所以卑公也何公不復讎而怨不

釋刺釋怨也父母之讎共戴天兄弟之讎

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鄉黨朋友之讎不

同市朝今莊公於齊侯與天則無時

焉可通也而與之狩特怨非人子矣

夫狩者馳騁田獵也樂下主乎已一為乾

豆其事上也為有人心者宜於此

止一夫夫人姜氏文姜如齊師

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

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

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鼙鼓魯道有蕩

鼙鼓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

無德魯道有蕩齊子遊敖儻儻者眾

事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

惡之心志矣夫

此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

此所以戒後世謹豐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邠黎來朝附庸也來名附庸也

邠國也黎來名也國何夷狄之附庸也

中國附庸例書字邠邠邠是也夷狄附

庸例書名邠黎來介貴賤是也能修朝禮故

特書曰朝其後王命小邠子蓋於此已

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襄宋人閔陳人宣蔡人袁伐衛

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

公人公也其公何也道王命也桓公
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
又黨有罪以紂之故貶而稱人

十六年正月王人葬
絕之也無功而後曰

六年春王自伐衛
子突其

王人微宰

下士之微超從大
也朔尼其兄使至
所立諸侯莫得而治

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
國之君貶而稱人王

且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
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

也便諸侯苟顧朔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
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

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
言從如祝聃者况其下乎子突不勝五

其勢宜無難矣而
義在於天下為公僕
及之禮雖以正取國
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
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
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夏六月衛侯
入有一義一

用秋公至自伐衛

逆詞也朔藉諸侯之
微者以復歸于衛

迎王命也春秋大
能而不拘大人世

貴也况殺其兄又
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

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顛冬齊人襄來歸衛俘

俘者二傳以為襄按商書稱遂伐三股俘厥
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實者釋詞也言齊歸衛
結正諸侯之罪也夫
其位上逆天王之命
若豈其非祭而獲之其
心失志迷惑之端
其有故貨之
行交至

書此結正諸侯之罪班戒明

七年春夫人姜氏文姜會齊侯襄于防曹地夏

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音現夜中星隕如雨

川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惑於下

後此者齊

室遂虛其為

漢成帝末始中亦才

賊莽居攝漢之宗支

矣春秋謹於天象至令

秋大水緝麥苗

書大水思天災也

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勿心天災而不懼輕民

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濼次享于祝丘
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為其為惡益遠
矣明年無知就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下

以俟陳人宣蔡人哀

用大衆曰師次止

次者有整兵慎戰

之意其次善之也

次于下是救而

次者有緩師畏

之也次于下

于濼北于濼

而次者有無名妄動

之意也

人蔡人是也何俟乎陳

蔡

而邀之也或曰魯將

與

於此也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

之也若年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

也

甲午治兵

治兵於廟將以圍

十三

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又不

真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

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于齊師 三國同討

與

書及齊師者親仇也圍郟者伐同姓也郟

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

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

書師還譏役父也

以仲慶父請伐齊師

莊公不可是國君

與圍郟之役也然

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

例君將不稱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

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又役俟陳

蔡而陳蔡不至圍邾而邾不服歷三時而後
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
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
民毒眾之罪為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
衡此類是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

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國氏罪情公也哉

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理乎六以公孫之道待

無知使性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

子年者公也其同母異於他弟施

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

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

工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

長其以明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

其君諸兒皆曰公名

按左氏齊侯將于姑蔡遂田于貝丘徒人費

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觸死石之紛如死

于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

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也如賞等所謂便

變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戈而不修民

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臣孔父使牧義形

於色不畏強禦以身職則異矣當是時

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察不見庸也而徒

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踈遠

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強大一也相公用

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
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
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
難與自經於溝瀆
致亂之臣死不償
取乎

春秋傳卷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卷八

梅 黻 林 養 唐翁標註

莊公中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
就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
人人者眾詞也無知下稱君已不能君齊人
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特魯地齊亂無君故
大夫得與公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

白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
於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

之釋父怨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

以讎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
大於父母之仇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

圖其後嗣以三代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
德報之也則人何能理滅矣然則如之何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于齊二公子各
有黨故雖盟而逆子糾伐乃得入又出在

小白之後小白亦入從國糾之文本無加

公及國

納

左氏書子糾二傳曰糾納糾君子以公毅
為正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
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
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

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
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相殺其弟以反
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
不辨公子內無所取子糾則當立故
之也桓公於王法雖視子糾則當立故
管仲相相為從義而辨之曰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召忽亦子糾為傷勇比諸
匹夫匹婦之誼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齊襲魯月庚申及齊師戰于
乾時齊也音

見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
公敗之也公本志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

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

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
諱公以重貶其志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公時為賊亂則書
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史惡齊志在誦以
求管仲非不烈其親故極言之

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糾不辨子者明不當
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
國子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
不藏怨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
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子管殺之然

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博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之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且相文之事者

冬浚洙洙水名音峻

固國以保民為本輕門力妄興大作邦本

一搖雖有長江巨川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年春王正月師于長勺魯地也詐戰曰敗敗

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

車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

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

以取勝乎故書魯為王以責之

二月公侵宋三月公遷宿遷宿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為宋人之所遷也懷

士常物之大情遷國者危即安猶或恐沉于

橫道途之勤蒼黎之惻然語傷和氣豈不

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夏六月齊師相宋師侵次于郎

其言以何

以伯公圖伯而未集是故書於以見齊侯之難書以見復

伯之難公敗宋師于乘丘魯地乘去聲

齊宋輕舉大眾深入此非其報復之心誠

有罪也魯人若能作此言身辭令二國

去矣偷得一時之捷正四鄰之忿此小人

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其理交譏

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沔蔡地以蔡侯獻舞歸

日此書荆之敗蔡師于沔以蔡侯獻舞歸

且猶夏之始也吳敗頓胡雞父則諸侯之不亡者寡矣

而齊次以兵於魯

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人而以

其若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

大略嬰兒沈嘉許斯頓特胡豹曹陽邾

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

滅虜以雙子歸獨不名

者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

直其辭初不服也且獨假之爵而不名也

春秋之法諸侯下生也地則生而名之比

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兢兢長守富貴

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田此

管仲攻瑯之術也譚子音談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

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

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

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按
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
諸侯皆賀譚又不全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
半此見滅可乎齊師也譚譚子奔莒楚人滅
莒莒子奔黃郟城溫澤奔衛三國所以皆
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也
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如
徐徐子漸其鬻其比
人以逆吳子既以屈
服而後奔豈有與甚
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
之春秋之義惟
善也如其書法如此
不自
五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
秋宋大水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

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

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
早君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
天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魯不書齊侯逆不見

冬王姬歸于齊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

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

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

曰陽唱而陰和夫牛

訓後世則雖以王

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

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

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

早服不繫其夫下王

義尊君抑臣其書

女同詞而不異乎

從天理也述天理

其當執婦道與公

其當執婦道與公

其當執婦道與公

地

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
 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
 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
 夫失而長樂王回
 其子男姑不敢畜
 臣為治而使人倫悖
 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
 侯女同詞而不異
 十有二年春王二十日
 莊公四年紀矣
 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頌詞
 鄭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
 秉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
 以亡故而歸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
 有知于鄭音義
 義六矣
 其弊至心母不敢畜
 小其意雖欲尊君抑
 風俗壞於下又豈
 而後知春秋書王姬
 我六矣

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鄭其卒其葬史冊
 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
 勸若夏侯令女曹葵之弟婦
 次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
 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
 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
 者乎
 其君捷及其大夫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朱
 仇牧聞公捷弒相公御
 君弒而大夫死於十
 大夫死於弒君之
 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職
 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
 其君捷及其大夫
 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
 其君捷及其大夫

亦足為求利為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者為
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
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
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
難亦削而不書者非也也也召忽死於子糾
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諒自經於溝瀆而
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也也
人有君而人殺之吾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君子不以是罪也也若仇牧荀息立乎
而晏子非其私也

後有視棄其君猶士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
絕矣也

絕矣也

武期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
之宋人醢萬也
殺萬而葬閔公乎也
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幾宋人之賂而使婦人
飲之酒是與賊為黨也
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也
能正天討其法也

賊子懼也
十有三年周莊王十二年齊子德王十二年
哀鄰人儀父會于北杏也

序者於諸侯之上而獨書曰伯也自是
无特相盟會者矣。田風之。晉文公也。
晉文公也。晉文公也。晉文公也。

相何以及四國之
則何以稱人春秋之
盟之政自此杏始其
交主夏盟跡
諸侯自相推戴以
稱人以朱公
晉是宋公邾子也然
諸侯而主天下會
襄晉文楚莊蔡穆
存也相非受命之伯
王是無君矣故四國
也齊侯稱爵其與之

其相公者權也或曰相公始平宋亂遂得
諸侯故四國稱人言眾與之也

夏六月齊人相滅遂遂國葬之後

亡國之善詞也其亦不幸為爾
語有之曰興滅國也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
今乃滅人之國而絕
遂其稱人徵者爾凡畫
已見
者不待再敗而惡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
盟魯之從者爾後他
之國也通字音哥
故劫盟所以為禮義

始及齊平也世雖而平可乎於傳有之蘇忠
敵怨不在後嗣會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

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生王姬狩于蓀會伐
衛同圍成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
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相公始合諸侯安中
國攘夷秋重文王乃
社可謂孝乎故長
盟公與齊漢皆書計
也或稱齊襄公復
乎以仲尼所書何
之難而春秋賢之
事以宋果
而釋怨即
人宣曹人莊伐宋相
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軍
七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
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

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
稱宋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
用王師音善
用王師音善
用王師音善

夏單作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
陳蔡衛四國之名今
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
合諸侯而伐之者齊
故其詞平主謀伐鄭
其位者州吁也會之
而不殺疾之也再舉
詞也言之不足故再
秋七月荆入蔡楚文
伯會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于鄆鄆地也○齊桓公脩伯業齊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以車馬會諸侯○以諸侯會也○是年鄭殺子儀鄭厲公復國會鄭也鄭厲公也○諸侯真鄭

十有五年春齊侯相宋少伯會于鄆

陳侯旨衛侯惠鄭侯會也

夫人文姜齊人相

秋宋人相齊人相

音

其故序齊上

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
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

伯也

鄭人侵宋相

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

伐無名
經皆稱侵伐在

不服也書之太誓曰武王曰有以易之也然考諸五

之皇矣曰依其在不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阮驥周官大司馬

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無名行師可乎然
則或曰侵或曰伐何罪致討曰伐潛師
掠境曰侵聲罪者鳴擊鼓整衆而行兵法
所謂也潛師者衝敵卧鼓出人不意兵法
所謂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才齊人相衛人惠

伐鄭宋主兵秋荆伐鄭

荆患自蔡及鄭矣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相

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將伯滕子同盟于

然宋也盟目

長無持相盟者天

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

齊桓始霸仗義以盟皆首盟故諱不稱

公惡夫言之程氏曰上無明

爭相公始霸天下與之

信易食谷子貢之問君子以信

不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

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為不書

公者諱與離盟誤矣果以相為離而諱與盟

為於柯之盟諱之也義父卒都子瑣立

十有七年齊人執詹

齊詹為執政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

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也其見執宜矣而

已之心愛人則盡仁也責已則盡道以愛

真齊人職于遂秋待齊之意也

職盡也齊滅遂使

酒而殺之齊人職遂之餘民飲成者

遂恃強陵弱非伐罪乎民之師遂人書滅乃

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

能職強齊之成則申齊一與可以存楚雖三

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夫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子曰逃義曰也

有匹夫之事魯之見

執若其有罪雖死

而曰無罪苟見免焉

請從惠於魯使諸侯

則不辱若命矣不

能以理自明也而及

夫之行道逃苟免

越在他國不亦賤乎

書曰逃以著其幸免

而不知命之罪也

亦始霸同盟于幽而魯

首叛盟受其

義矣書自齊逃來又

以

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羣象之意也害稼則及

人矣

八年 周僖王十七年 周幽王十八年立

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我于濟西濟西

此未有言侵也 而書追我是不覺其來已

去而追之也為國 此備啓我心而不知警

危道也春秋之意其 未雨而徹桑土間暇

而明政刑

秋有螿音或本又作螿音

螿魯所無也故以 八以合沙射人其為

物至微矣魯人察 歸于朝魯史異之以

書于禁河也山陰陸佃曰螿陰物也螿亦陰

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

其身陽淑消而陰匿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

是也然則蕭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
出于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
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
長善類退天變動於
食人而不知懼也
仲尼 意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
宣之婦于鄆遂及齊侯 公和盟 首孕又

媵沒事東

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
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

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夫已與人
冠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

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
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而

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
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

之辭耳若違命行公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
功使者當以矯制罪 當以擅命論刑

何者然不可以一時之 萬世之法是春
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 國而往書姜氏齊

人而宋人而陳人皆代 鄒之盟魯使微
者會盟之盟又使媵所 以受敵鄒邊邑也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軍也少也結方與二國
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伯責魯不恭所
謂失已與人以招冠也或以結能為魯設免

難之策爲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
其國家爲春秋予之故稱公子非矣

春秋傳卷之八

十四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卷九

梅 谿 林 堯叟 唐翁標註

莊公下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如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也其生歸之所由

生猶坊止水之所自必也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歸

母終思歸寧而不歸泉水賦許穆夫人閔

衛之亡思歸寧其阻於義故載馳作聖

人錄於國則也使人知男女之別自遠

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

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尔而况

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

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

會下祥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

穀穀次如齊又再如宮此以舊坊為無

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

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秋七月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齊人伐我

齊人伐我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

而以爲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

奔蔡入于櫟皆以各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

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

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

不能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爲君

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

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

不丁

申戊

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善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文姜薨冬十有一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正月肆大刑

肆者湯滌垢垢之稱肆與曰首交肆赦

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者罪以刑曰五刑

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者

之法一有曰不識其罪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一赦曰幼弱手三赦曰蠢愚未聞

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

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

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可以小

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

思猶周人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

而曰大皆誡失刑也

文姜

文姜之行甚也小君之禮其無幾乎以

書夫人孫于齊不祥氏及書哀姜薨于夷

齊人以歸攷之則幾禮當謹之於始

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國君母臣子致送

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宣殺其公子御寇官太子也曰陳人

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太子也曰陳人

御音樂

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

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

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夫人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君則稱人如陳其一弑君之賊之所同惡則稱之類是也攷於則罪之輕重見矣

五月無事以時書者五十九惟此書

與魯之微者盟蓋齊相謙接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祭業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

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 曰齊棄太公之法

觀民於社君為是舉 觀之非故業也天

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

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 觀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荆自莊公十年始 是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

年伐鄭皆 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

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

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

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

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

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

文遠者服矣春秋謹華

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 曰此僭朝於方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 為禮必當其物與

其所而後可以言禮 宗婦覲而用幣則

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

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

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

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相宮楹音盈冬十一月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曹
莊公卒子僖公夷立音石又音亦十有二月

甲寅公會齊侯和盟于信鄭地音戶

程氏曰遇于穀盟于音為要結姻好也傳

每男子二十而冠冠大夫二十而不娶

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五而冠者以娶必

先冠而國不可久無諸欲人君早有繼躰

故因以為節也無妻之稱舜方三

十而娶而帥錫帝堯曰有難在下矣妻帝

之二女則不告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廢

而事焉其欲及時而無

也今註公生於相之六年至是三十

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

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

于母家而齊女特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

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

文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

而魯魯是聽不以次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

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為後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相宮楹

公將逆姜氏丹相宮刻其相為盛飾以

請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

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

大惡無乃不可乎自觀之丹楹刻補疑

若小失而春秋詳書御孫以為大惡何

也相公見殺于齊則不能獲而盛飾其宮諱

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

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及言春秋

謹禮於齊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

于策洋言相宮以惡莊為後鑒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殺梁子曰如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

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事不志歲事之常

也親迎可以常乎則以誤矣所謂常者其

事非一有月事之常也朔是也有時事之

常則鬼狩是也有月之常則郊祀雩祭之

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婚姻納幣逆女至歸

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

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

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昏義以

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

公不勝其母也歸之正弑閔孫邾之亂此矣莊

宗廟以成好合卒後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

至亡國故春秋詳書以著莊公不孝之

罪為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

禮夫人至大夫亦迎用執贄以見宗婦大

夫之妻也公事曰見事事曰觀見夫人禮也

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

以臨諸目故以私言之也觀用幣何以書男

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

費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

費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

費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

費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

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又同誓是無別也
公子牙慶父之亂冰矣春秋書正始之道

也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 陳赤歸于曹 赤曹僇
公也

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

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 遂爾亦者曹之

庶公子歸易詞也宋人 知祭仲而忽出突

歸權在宋也戎侵曹 山赤歸制在戎也

使鄭忽曹羈 且有宋戎之眾突赤

以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君正

郭公

比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亡者

齊相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

曰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

其時與事謂之郭亡

能用則無貴於知善

不知惡未之或知者

矣不能行其所知

所以肆行而無忌

曰郭自亡爾

女叔來聘

是交聘齊相公為之也音汝夏五月癸丑

侯朔卒惠公卒子懿公赤立六月辛未朔日有

食之鼓用牲于社

救也

天子入門不得然禮者四而

為古者固以是為人變人君所常恐

省以答天意

故忽也故夏書曰乃

李秋月朔不非錄亦

自奏鼓管天馳庶人

走周宮鼓人救其太

王鼓大僕九軍旅

田役贊王鼓救日

之諸侯用幣于社

伐鼓于新退而自責

恐懼將省以答天意

而不敢忽也然則

牲于社何以書譏不

鼓于朝而鼓于

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

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

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

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

齊高固是也

社于門門因門也冬公子友

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

與謀其事不請於天

以則止書其官曹殺

義繫於人則兼

而曰大夫與謀其事

治

何也

夫也見殺者之

是非有不足

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

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

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
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
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
殺之而不以歸於司無王甚矣五伯三王
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無專殺大夫故春
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也凡諸侯之大夫
方其交政中華會盟雖齊晉上卿止錄
其命氏至於見殺雖言小國亦書其官或
相或揚或奪或與也之大用也明此然後
可以司賞罰之矣

公

人前伐徐宋序齊上上兵

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
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

則無危殆之憂矣

夏朔日有食之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

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
右命不越境伯姬莊
愛其女之過而不
禁也惟不節之以
公之於季姬而典

公相陳侯宣鄭伯文同
於是書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
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
也凡盟皆大國不得已而從為

者也其有盟非出於勉強者則
書同盟所以志同故此鄭伯嘗貳於齊
矣至是齊相強盛有伯國攘夷狄之勢諸
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為其得與
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
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眾也
視他盟為異

如陳莒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
而無敗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

表也祭伯以魯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
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

婚其後陳蔡齊高固宮慶以大夫即魯而圖
公召縣子而問焉越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
出境雖欲哭為得古者大夫束修之問不
中國雖欲勿哭為得而諸今之大夫交政於
秋深敗王臣以明治自仲書諸國大夫而無
譏焉則以著其効也以皆正其本之意

冬祀伯姬來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
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祀伯姬來者不當來
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泚矣冬又

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
女社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學叔姬

莒慶莒也又用也公女也何以稱字大

夫曰莒其稱字為也則稱女尊卑之別

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夫而公自主之非

禮也

祀伯來朝祀伯伯也也為時王所黜公會

齊侯于城濮齊地將討衛也音卜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相伐衛懿衛

人及魯人

甲乙

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

嘗伐周立子頑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

頑罪以討之也為衛討者誠有是罪則當

可冠服刑可也若惠微康叔不泯其社

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

則非也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

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

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

奉詞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

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

見矣齊稱人將甲師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公遷康立秋荆楚成

伐鄭公會齊和宋人相救鄭文音卜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

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
之也鄭人得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
得救急恤全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
解人將田兵據夷狄安中國之
事見矣

冬築鄆魯下邑國音首

鄆邑也九用功大曰城曰築故館則書築
臺則書築國則書築鄆邑而書築者創作邑
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
不必為也則米非人之心矣

冬

公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

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金粟之竭也

故於歲抄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

穀刻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

穀子穀以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

古人所急食者君之本不敷其本而肆侈

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藏孫告糴以病公而戒

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

藏孫辰又仲告糴于齊

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

如齊則其詞緩告糴齊則其情急所以譏

大臣任國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

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

不能務農重穀即用愛人為罪

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
宜曰曰不時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
不利時前年秦姑膠今年旱君不以此時
血民之急而與益矣所謂時誦舉贏者也
故穀梁子曰古之君治必時視民之所勤
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
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麥禾告糴于齊冬
築郿春新延廡以其民力為已悉矣
夏鄭人支侵許無鐘鼓侵秋有螽其味反
冬十有二月紀又

三妻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
置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
而不釋則微矣以少助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

諸防皆魯邑

止月夏次于成齊將降鄭故

齊人初降鄭紀附庸國也
自固蓋齊造以兵威脅使

降于齊師意責魯也
鄭者紀之附庸微
公強力脅使降附不
以之強故罪之深以
之法扶弱抑強明道
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
仲尼之徒無道扣文之事者

叔姬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也始也紀侯既卒不
歸宗國而歸于鄭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
而睽婦也
儒謂賢而得也
而得書所以為後世
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
侯伯遇于魯濟濟

小牲于社冬公及齊
界蓋魯地也魯上

齊人者齊侯也其志
政至
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
管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

獨以為齊侯何也
夫則知之矣夫其戎病燕職貢不至相公

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關

言者故待敗而
德者之戒也然
退師召陵責以
乎觀此可以見
意矣
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
役何以美之其謂
交兵而強楚自服
本治內柔服遠人之

三十有一
何以
有時
侯是為遊觀之所屬民以自樂也屬民自樂

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未司盟築臺于薛魯地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軍獲曰捷凡謀以執事于夷中國即

奉土之辭齊伐山戎來獻者抑之也後世

外微生事之人得志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魯魯州 小戴 齊管仲私邑夏宋公相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

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

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醜之使託見親之道也淳曰季子恩義

公卿也大位茲之

於隱是女子小人

世嫡承國不為不

小為不強即位三十

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太子 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未葬故不稱爵子書殺諱之也音班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

國人齊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萃賊

般成季奔陳立手葬不告而娶恐廢人

之大倫以時為猶告也莊公過

時越禮禮於易其任之所出也胡

而娶之義甚矣能終路寢而嗣子見

能有定乎解享國不以為戒哉

殺綏至亡國有公

公子慶父如

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

臣相康王方是時堂親兵者太公望之

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相南宮毛取二十

文虎賁百人子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

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

小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

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

成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

特書慶父帥師以志

般卒慶父如齊以

以示後世其垂

